

大概是 最後的招呼

たぶん最後の御挨拶

||||| ||| ||||| | ||| ||| |||

●日本推理天王——**東野圭吾**

Higashino Keigo

「這是一場愉快的遊戲，
謝謝大家！」

台歷初回
生涯最後一本
隨筆集登場

他是日本推理文壇新神話，風格多變的百萬暢銷作家
深受影劇界鍾愛，改編作躍上螢光幕屢屢造成轟動
卻是海外媒體「最難接近」的神祕人物
這回，他將爽快打開話匣子，笑談生命中的辛・酸・血・淚

劉姿君 譯

大概是 最後的招呼

たぶん最後の御挨拶

||||| ||| ||||| ||||| ||| ||| ||| |||

●日本推理天王——**東野圭吾**

Higashino Keigo

大概是最後的招呼／東野圭吾著；劉姿君譯。--初版。-台北市：獨步文化：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，2012〔民101〕

面；公分。--（東野圭吾作品集；31）

譯自：たぶん最後の御挨拶

ISBN 978-986-6043-25-3（平裝）

861.57

101009118

東野圭吾作品集 31 大概是最後的招呼

原著／たぶん最後の御挨拶

出版社／文藝春秋

作者／東野圭吾

翻譯／劉姿君

特約編輯／鄭靜儀

責任編輯／陳盈竹

總編輯／劉國真

總經理／陳逸瑛

榮譽社長／詹宏志

發行人／涂玉雲

出版／城邦文化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41號5樓

電話：(02) 2500-7696 傳真：(02) 2500-1967

101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41號2樓

讀者服務專線：(02) 2500-7718、2500-7719

24小時傳真服務：(02) 2500-1990、2500-1991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9：30-12：00、下午13：30-17：00

讀者服務信箱E-mail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劃撥帳號／19863813

戶名／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香港發行所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路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二樓

電話：(852) 25086231 傳真：(852) 25789337

E-mail：hkcity@biznetvigator.com

馬新發行所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Cite (M) Sdn. Bhd.

41, Jalan Radin Anum,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：(603) 90578822 傳真：(603) 90576622

E-mail：cite@cite.com.my

封面設計／戴翊庭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

售價／280元

□ 2012年（民101）6月初版

【版權聲明】

TABUN SAIGO NO GOAISATSU by HIGASHINO Keigo

Copyright © 2007 by HIGASHINO Keig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, Japan 2007.

Chinese (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) soft-cover rights in TAIWAN (R.O.C.) reserved by

APEX PRESS,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Group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

by HIGASHINO Keig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, Japan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WAN, (R.O.C.)

Printed in Taiwan

ISBN 978-986-6043-25-3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大概是最後的招呼

Contents

總導讀
由不屈的堅持所淬煉出的奇蹟 林依俐 007

I 年譜 013

III 作品自我解說 065

III 電影改編等

電影《祕密》完成始末 094

電影《@one》的龍套報告 107

致電影《湖邊凶殺案》 113

致電影《變身》 114

「搞笑」的教材 116

致《信》改編為電影 118

IV 回憶

我的心之城——大阪府立大學周邊 122

特殊才藝班 124

時光隧道 126

格言是對的？——以貧窮為傲 128

當時的陰影 130

還沒當上作家那時候 131

1 3 3
少年時期的衝動

1 3 5
移居東京的理由／永久的住處／理想的環境／當初的目的

1 3 9
喝……

V 喜好

1 4 4
《巨人之星》乃是《葉隱》的世界

1 4 8
我心目中的第一《星際大戰》

1 5 2
卡美拉追星日記

1 6 3
美妙的「詐騙」娛樂

1 6 7
針對《歌劇魅影》進行推理

1 7 0
「臉」與面具

1 7 4
世上獨一無二的齒輪

VI 運動

1 7 8
下個世紀見得到嗎？

1 8 0
神啊，為什麼？

1 8 2
偶像再見

1 8 4
泛太平洋最後一天，HAGITOMO沒游！

1 8 6
親戚大叔為HAGITOMO的全新出發致詞

VII 作家的日常

1 9 2
ㄨㄨ

1 9 4
拿手絕活

1 9 6
鬼怒川溫泉

1 9 7
這樣是不行的

1 9 9
轉動手拉壞機的理由

2 0 3
確認實驗不可能執行？

2 0 6
十連敗之後

2 1 0
讀者與作家的規則

2 1 2
吃到撐死！

2 2 3
以理科下酒

2 2 7
在書上蓋書店章——出自防止犯罪的觀點

2 3 3
這是一場愉快的遊戲，謝謝大家！

2 4 3
後記

大概是 最後的招呼

たぶん最後の御挨拶

||||| ||| ||||| ||||| ||| ||| |||

●日本推理天王——**東野圭吾**

Higashino Keigo

大概是最後的招呼

Contents

總導讀
由不屈的堅持所淬煉出的奇蹟 林依俐 007

I 年譜 013

III 作品自我解說 065

III 電影改編等

電影《祕密》完成始末 094

電影《@one》的龍套報告 107

致電影《湖邊凶殺案》 113

致電影《變身》 114

「搞笑」的教材 116

致《信》改編為電影 118

IV 回憶

我的心之城——大阪府立大學周邊 122

特殊才藝班 124

時光隧道 126

格言是對的？——以貧窮為傲 128

當時的陰影 130

還沒當上作家那時候 131

1 3 3 少年時期的衝動

1 3 5 移居東京的理由／永久的住處／理想的環境／當初的目的

1 3 9 喝……

V 喜好

1 4 4 《巨人之星》乃是《葉隱》的世界

1 4 8 我心目中的第一《星際大戰》

1 5 2 卡美拉追星日記

1 6 3 美妙的「詐騙」娛樂

1 6 7 針對《歌劇魅影》進行推理

1 7 0 「臉」與面具

1 7 4 世上獨一無二的齒輪

VI 運動

1 7 8 下個世紀見得到嗎？

1 8 0 神啊，為什麼？

1 8 2 偶像再見

1 8 4 泛太平洋最後一天，HAGITOMO沒游！

1 8 6 親戚大叔為HAGITOMO的全新出發致詞

VII 作家的日常

1 9 2
又Xγ

1 9 4
拿手絕活

1 9 6
鬼怒川溫泉

1 9 7
這樣是不行的

1 9 9
轉動手拉壞機的理由

2 0 3
確認實驗不可能執行？

2 0 6
十連敗之後

2 1 0
讀者與作家的規則

2 1 2
吃到撐死！

2 2 3
以理科下酒

2 2 7
在書上蓋書店章——出自防止犯罪的觀點

2 3 3
這是一場愉快的遊戲，謝謝大家！

2 4 3
後記

由不屈的堅持所淬煉出的奇蹟

如果你問我，東野圭吾是位什麼樣的作家？

我會回答你，他是位不幸的作家。

你一定會覺得奇怪，光是以《嫌疑犯X的獻身》（二〇〇五）一書，便幾乎囊括二〇〇六年日本推理文學相關獎項，同書在日本的銷售量更是打破五十萬大關的「暢銷作家」東野圭吾，怎會有什麼不幸可言？

在說明之前，請讓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東野圭吾這位作家。

東野圭吾一九五八年生於大阪，大學畢業後進入汽車零件製作公司擔任工程師。由於希望在工作以外，也能在私生活之中有個較為不同的目標，所以開始著手撰寫推理小說，投稿日本推理文學代表性的公開徵選長篇小說獎「江戶川亂步獎」。

這並不是東野第一次寫推理小說。早在他十六歲的時候，由於看了小峰元的作品《阿基米德借刀殺人》（一九七三，第十九屆江戶川亂步獎作品）大受感動，之後又讀了松本清張的《點與線》（一九五八）、《零的焦點》（一九五九）等作品。一頭推理熱的他便曾試著撰寫長篇推理

大概是最後的招呼

總導讀

小說，而且第一作還是以重大社會問題為主題。然而由於完成於大學時期的第二作被周遭朋友嫌棄，「寫小說」這件事便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好一陣子。

而獲得亂步獎的夢想讓東野重拾筆桿。在歷經兩次落選後，他的第三次挑戰——以發生在女子高中校園裡的連續殺人事件為主軸展開的青春推理《放學後》（一九八五），成功奪下第三十一屆江戶川亂步獎。之後他很快地辭掉工作，前往東京致力於寫作。自從一九八五年《放學後》出版，東野圭吾幾乎是每年都會有一到三部甚至更多的新作問世。他不但是個著作等身的多產作家，其筆下的內容也橫跨推理、幽默、科幻、歷史、社會諷刺等，文字表現平實，手法卻絲毫不拘泥於形式，多變多樣。

看到這裡，如果你對於近年的日本推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，或許你會聯想到宮部美幸——多采的文風、平實的敘述、充滿令人訝異的意外性；但是在兩者之間又有著決定性的不同。

那就是，相對於宮部美幸出道約二十年來，陸續囊括高達十項的日本各式文學獎，筆下著作本本暢銷；東野圭吾卻是一直與日本的各式文學獎項擦肩而過，且真正開始被稱為「暢銷作家」，也是出道後過十多年的事。

實際上在《嫌疑犯X的獻身》同時獲得直木獎與本格推理大獎，並達成日本推理小說三大排行榜「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！」、「本格推理小說BEST10」、「週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10」前所未有的三冠王之前，東野出道二十年來所寫下的六十本小說（包含短篇集）

裡，除在一九九九年以《祕密》（一九九八）一書獲得第五十二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之外，其他作品雖然一再入圍直木獎、吉川英治文學新人獎等獎項，卻總是鎩羽而歸。

在銷售方面，他也不是那種只要出書就大賣的暢銷作家。在打著「江戶川亂步獎」招牌的出道作《放學後》創下十萬冊的銷售紀錄後（江戶川亂步獎作品通常都能賣到十萬冊），整整歷經十年，東野才終於以《名偵探的守則》（一九九六）打破這個紀錄，而真正能跟「暢銷」兩字確實結緣，則是在《祕密》之後的事了。

或許是出道作《放學後》帶給文壇「青春校園推理能手」的印象過於深刻，東野圭吾本人雖然一直想剝下這個標籤，過程卻不太順利。書評家們往往不是很關心他在寫作上的新挑戰。這也難怪，在東野出道後兩年，也就是一九八七年，以綾辻行人等年輕作家為首，提倡復古新說推理小說的「新本格派」盛大興起。從文風與題材選擇看來，東野圭吾作品用字簡單，謎題不求華麗炫目，內容既不夠社會派又不像新本格，自然不會是書評家們熱心關注的對象。

就這樣出道十餘年，雖然作品一再入圍文學獎項，卻總是未能拿到大獎；多少有機會再版，卻總是無法銷售長紅；傾注全力的自信之作，卻連在雜誌的書評欄都占不到個像樣的位置。

所以我才會說，東野圭吾是個不幸的作家。說真話這何止是不幸，實在是坎坷，簡直像是不當的拷問。

在獲得江戶川亂步獎後，抱著成為「靠寫作吃飯」之職業作家的決心，東野圭吾辭去在大阪

大概是最後的招呼

總導讀

的穩定工作來到東京。這個決定使得他沒有退路，不管遭遇什麼樣的挫折，都只能選擇前進。於是只要有機會寫，東野圭吾幾乎什麼都寫。

二〇〇五年初，個人有幸得以見到東野圭吾本人並進行訪談時，曾經談到關於他剛出道不久時，在推理小說的範疇內不斷挑戰各式題材時期的心境。他這麼回答：

「那時的我只是非常單純地覺得自己必須持續寫下去，必須持續地出書而已。只要能夠持續出書，就算作品乏人問津，至少還有些版稅收入可以過活；只要能夠持續地發表作品，至少就不會被出版界忘記。出道後的三、五年裡，我幾乎都是以這種態度在撰寫作品。」

不過畢竟是背負著亂步獎的招牌出道，畢竟是身處日本泡沫經濟蓬勃、推理小說新風潮再起的八〇年代後半至九〇年代，向其邀稿的出版社當然也都希望東野圭吾能夠以「推理」為主題書寫。配合這樣的要求，以及企圖擺脫貼在自己身上那「青春校園推理」標籤的渴望，東野嘗試許多新的切入點，使出渾身解數試著吸引讀者與文壇的注意。於是古典、趣味、科學、日常、幻想，在他筆下似乎沒有什麼題材不能入推理，似乎沒有題材不能成為故事的要素。或許一開始只是為了貫徹作家生活而進行的掙扎，但隨著作品數量日漸累積，曾幾何時也讓東野圭吾在日本文壇之中，確實具備「作風多變多樣」這難以被輕易取代的獨特性。

是的，東野圭吾是位不幸的作家。但也因此我們才得以見到，那些誕生於他坎坷的作家路上，由歷經幾多挫折仍不屈的堅持所淬煉而成，在簡素之中卻有著數不清面貌的故事。以讀者的

角度而言，能與這樣的作家共處同一個時代，還真是宛如奇蹟一般的幸運。

在推理的範疇裡，東野圭吾從不吝惜挑戰現狀。從初期以詭計為中心的作品，漸漸發展出許多具有獨創性，甚至是實驗性的方向。其中又以貫徹「解明動機」要素（WHYDUNIT）的《惡意》（一九九六）、貫徹「找尋兇手」要素（WHODUNIT）的《誰殺了她》（一九九六）、貫徹「分析手法」要素（HOWDUNIT）的《偵探伽利略》（一九九八）三作，可說是東野在踏襲傳統推理小說元素之下，卻又充分呈現屬於現代風貌的鮮麗代表作。

而出身於理工科系的背景，也讓東野在相較之下，比其他作家更擅長消化並駕馭以科技為主軸的題材。像是利用運動科學的《鳥人計畫》（一九八九）、涉及腦科學的《宿命》（一九九〇）和《變身》（一九九一）、生物複製技術的《分身》（一九九三）、虛擬實境的《平行世界戀愛故事》（一九九五），還有之後以湯川學為主角展開的「伽利略系列」裡，東野都確實地將自己熟悉的理工題材，在分解組合後以最簡明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。

另一方面，如同「處女作是作家的一切」這句俗語所述，高中第一次寫推理小說便企圖切入當時社會問題的東野圭吾，由《以前我死去的家》（一九九四）中牽涉兒童虐待的副主題為開端，對於社會人心的描寫，似乎也成了他作家生涯的重要課題。例如以核能發電廠為舞臺的《天空之蜂》（一九九五）、試探日本升學教育問題的《湖邊凶殺案》（二〇〇二）、直指犯罪被害人及加害人家屬問題的《信》（二〇〇三）和《徬徨之刃》（二〇〇四），都在在顯露出東野對

大概是最後的招呼

總導讀